

【闲读随笔】

看大师何为,品何谓大师

□思宁(校报编辑)

《南渡北归:南渡》一书,用丰富史料描述了抗战期间,一批学界精英克服各种困难,坚持学术研究的往事。犹如一幅苍凉古朴的历史画卷,留下了一个个难忘的背影:梅贻琦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李济、梁思成……伴随着余音袅袅的挽歌,逐步淡出我们的视线。该书封面提示:“大师远去再无大师”。为何“大师远去再无大师”?这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。议论由来已久,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。而品读本书,至少我们可以看到,特殊的历史环境下,大师们何所思何所为,对何所谓“大师”领悟一二。

“南渡”本身就是一个颇为悲壮的词汇,因为史上“南渡之人,未有能北返者”。南渡类逃生、避难,且非个人之难,家族之难,而是国家之难,民族之难。当此大难关头,非常时刻,那些知识精英们与众不同。

学术不为稻粱谋,乃大师与庸常之人的重要区别。随着战事紧迫,京城开始大乱。陈寅恪嘱咐

家人,其他东西都可放弃,唯书籍、手稿不能丢。不管是在长沙、昆明,还是在四川李庄,颠沛流离中梁思成、林徽因因病交加,生活难以继,却在阴暗潮湿的偏僻小镇完成了他们的扛鼎之作《中国建筑史》。金岳霖洋洋70万言的《知识论》,从躲避空袭的山洞写到穷乡僻壤的土房,本已基本杀青,跑警报时又遭丢失,只好一切从头再来,可谓历尽波折。“中国考古学之父”李济,两年间眼睁睁看着两位爱女先后病逝,精神极度痛苦。傅斯年所能给予他的帮助便是,催促他投身于川康古迹考察团,在繁忙的事业中暂时忘却这人生的大悲痛。

烽火连天,背井离乡,供给匮乏,饥寒交迫,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!没有任何物质的回报,没有任何“奖励”的诱惑,却学者治学,先生教书,各司其职,从容不迫。学术的位置至高无上,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元气,是精神不倒的重要支撑。

大师们的高贵之处还在于具

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,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和文化自觉。战争初期,面对虎视眈眈欲征服平津高校教育界的日本侵略势力,蔡元培、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、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,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,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。于是开始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、大迁徙。国家危亡之际,大师们洞察时势的敏锐卓识、做出重大决断时的果敢气魄、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号召力,绝非手握权力的高官或拥有财富的大亨所能比拟。

西南联大的环境、条件之艰苦,甚于今天的边远贫困地区,却孕育出很多像杨振宁、李政道、陈省身、何炳棣这样的世界一流人才。一方面,那些师长、学者多有中西两种文化背景,不仅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,又经海外优秀文化熏陶。陈寅恪并没有等到获取博士学位就回国。而当时的北大、清华,也可以将没有学位的陈寅恪、梁漱溟、钱穆奉为座上宾。

大师并非一定具有大招牌,却一定要有大学问。一方面,政治不干预学术、不干预学校。“教授治校”和“教育家办学”,学者们在一种相对自由的氛围中生存生长,所以风采各异,千姿百态,“同无妨异,异不害同,五色交辉,相得益彰,八音合奏,终和且平”。

读《南渡北归》,明了所谓大师即是这样一种人:以学术探索为终生大任,即使“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”,依然不改初衷;且人格独立,精神自由,献身真理,无所依附。如此,才堪称具备了成长为大师的基因,才有资格、有底气登临学术殿堂,一窥学术真谛。正如作者岳南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:“作为知识分子,除了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,还应该是为人类文明进步所思、所虑,所作贡献的一个特殊群体。而大师,不仅是知识分子,还一定要能给后人留下启示和精神……要具有人格的力量,如果只有学问而无人格、精神,也决无成为大师的可能。”

【好看小说】

逃离,还是回归

□胡红梅(银行职员)

随风而渐飞渐远的蒲公英,似乎就是在逃离,而且要逃得更远。

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拿大人艾丽丝·门罗,她的代表作就是《逃离》。到底在逃离什么?喧嚣的时代、浮躁的人心、膨胀的欲望,让人们的脚步一点点地偏离了方向,不自觉中忘记了当初出发时设定的目的地。

十八岁时,主人公卡拉逃离父母,和男友克拉克来小镇生活。在现实的生活中,爱情被生活剥光了衣裳,原来的美好就如丢失的小羊,怎么也没有找到。卡拉是那样痴爱着克拉克带回来的这只小白羊——弗洛拉,她细心地、认真地去找,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
卡拉终于在西尔维亚太太的“怂恿”下仓促地走上了第二次逃离的路程,仓促得连留给克拉克的字条都写了错字。坐在逃离的大巴上,离小镇越来越远,可卡拉内心却在那时突然看到了生活的真谛。在这生命中的紧急关头,卡拉挣扎着让她那巨大的身躯和灌了铅似的腿脚站立起来,朝前踉跄走去,

并且喊道:“让我下车。”她在惶恐、不安、忐忑中,不顾一切地下了车。

她打电话给克拉克:“来接我一下吧。求求你了。来接我吧。”“我这就来。”

这两句对白,让我的双眼在刹那间盈满了泪水。

卡拉又回到了小镇,回到了克拉克和她的家中。“遇到正好接近他时,要是边上没人,她便会隔着他薄薄的夏季衬衫,吻吻他的肩膀。”

小羊弗洛拉也回来了。在一个出现夜雾的时候回来了。

卡拉最终拒绝了“逃离”,向生活妥协,两人在小镇继续生活着。

逃离,或许是旧的结束,或许是新的开始。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瞬间,就像看戏路上放松的脚步,就像午后窗边怅然的向往。

门罗的笔触是细腻而简明的,字里行间透着成熟女性对文字周到体贴的运用。生活,不应只有一种逃避的方式,逃离也不是胜利,包容和妥协也可能让生活美好起来。

【我读我思】

有一种声音在记忆深处

□吴双(初中生)

一直以来,我对未来有一种憧憬。我希望,我的未来不必要轰轰烈烈,但也不能平庸;我的未来不必要荣华富贵,但也不能精神贫瘠;我的未来不必要人人尊敬,但也不能精神卑微。这源于我记忆深处一个坚强的女声。

“你以为我会留下来,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?你以为我是一架机器吗?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?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嘴里被抢走,让我的一滴水从我杯子里泼掉吗?你以为,因为我穷、低微、不美、矮小,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了吗?你想错了!——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,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。”

这是《简·爱》中简·爱对罗彻斯特先生说的话。简·爱是个父母双亡的孩子,从小寄住在舅舅家。舅舅去世后,舅妈百般虐待她,经常无情地践踏她的自尊。几经波折后,简·爱被送进一家寄宿学校。成年后,简·爱成为一名家庭教师,来到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罗彻斯特先

生家,并与罗彻斯特先生相爱了。她从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卑微的家庭教师而自卑,相反,她认为主仆在人格上应该是平等的。“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,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”,这句话就是她在被罗彻斯特欺骗后愤怒的宣告。

我对坚强不屈的简·爱是赞美和崇拜的。她虽然是一名地位卑微的家庭教师,却敢于和仆人眼中至高无上的主人相爱,她是勇敢的。她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,她追求男女间精神的平等。当她得知罗彻斯特先生已有一位妻子后,她选择了出走,以此来获得心中的宁静和精神上的平等。

“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,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”,这个声音深深地影响到我,这个声音令人震撼,令我惊讶于瘦小的简·爱身体中蕴含的巨大力量以及对男女间平等的执着追求。简·爱的人生就像一颗星星,并不耀眼,却是群星中最美的那颗,点缀了身边的天空。

【编辑在读】

本期登场:李秀珍



《过犹不及》
亨利·克劳德 约翰·汤森德 著
海天出版社

有一段时间,心里总有很多纠结,为姐姐遭遇的婆媳不和,为好友婚姻中的背叛欺骗,为堂哥突染重病的沉重债务,等等等等不一而足,总想帮一把又力不从心,心中感到有些不堪承受之重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搞心理咨询的朋友推荐给我一本《过犹不及》。看过后几乎所有心中块垒都瞬间释然。作者在书中明确告诉你:想要有一个平衡健全的生活,必须给自己设立一个明确的界线,知道自己应该为哪些东西负责、不该为哪些东西负责。这些界线包括身体上的、心理上的、情绪上的和属灵上的。即使是自己最亲近的母亲、最挚爱的丈夫、最心疼的孩子,对他们的要求,你也完全有拒绝的权利。或者有很多人时候,他们只是向你倾诉一下而已,你根本无需过多牵挂和奔忙。有很多事情你去帮了,反倒适得其反,这就叫“过犹不及”,或者叫“越界”。这是一本对你的生活很有帮助的书。

《我的家庭回忆录》
钱理群 著
漓江出版社

因为喜欢鲁迅,所以也喜欢研究鲁迅的人。钱理群就是研究鲁迅的专家,而且在我心中是大师级的专家。关于他的研究文章抑或对于社会的发言,总是要关注,并从中看出其最新的学术观点和对现实最犀利的针砭。我相信这是一个说真话和狠话的人。正契合他执教于北大的身份,具有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的学人风骨和坚守。

正因此,钱先生新近出版的《我的家庭回忆录》成为近日手头的心爱读物。大家很多出身于名门,钱理群也不例外。他出身于一个奇特的大家庭,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,父亲与一个哥哥选择了国民党,父亲钱天鹤还曾出任国共二次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农林部常务次长(副部长),后去台湾,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,哥哥钱宁是留美归来的著名水利专家,二姐、二姐夫、四哥还是老红军、老新四军和地下党员,作为家庭中小弟弟的钱理群自称是无党无派的独立知识分子。因此一个大家庭构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,也有人评价这本书既是家史又是国史。更难得的是作者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人性人情的深刻思考和剖析。因此每每捧读,都会跟着作者进行一次心灵的深度拷问和反省。

(作者为本报副刊编辑中心主编)

【书中人生】

女人的样子

□杜新英(医生)

大诗人徐志摩对他生命中的女人,真是冰火两重天。他欣赏的,不管是未婚的,如少年林徽因,还是有夫之妇,如陆小曼、凌叔华之流,大多是“优雅善良,总是苦自己而不肯伤害别人”(林徽因语);不欣赏的,则是狠了又狠,冷酷绝情。而不幸的那一个,世人皆知,是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。

每次我读《小脚与西服》,读到徐志摩让张幼仪去堕胎的那一节,总是凉如刺骨,不寒而栗。实在想象不出一个21岁的旧式女子,一个人在初到的异国他乡,医疗条件不良的年代,怀着孕,被丈夫无情地逼着去打胎,是怎样一种无助的情景。因此,老实而无奈的女子胆怯地问:“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。”换来丈夫死活不顾甚至巴不得早死的一句:“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,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?”之后丈夫干脆不告而别,十几天玩失踪,扔下怀孕且语言不通的妻子,一个人自生自灭。那时候的绝境,谁人又如何能应付得下去?

走投无路的女子向家人求援,在哥哥的帮助下逃到柏林,刚生下孩子,又被丈夫追来迫不及待要求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不签,在那个男人的眼里永远被瞧不起;签了,虽心痛欲死,可是转过身去,便没有人看见,或者,是没有人注意。

伤痛令人清醒,遗弃让她成长。传说中凤凰涅槃,死一次,再活过来,就是重生。张幼仪有了离婚、丧子这两次生不如死的经历,没有痛死,活过来,果然挺直了腰杆。她终于成长为自强不息的新女性,铿锵玫瑰,一朝绽放,总有属于自己的精彩。依旧是沉默寡言,坚毅认真,却令那有目无珠的丈夫承认“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,现在什么都不怕”。

勤奋严谨的女子总是不容易令男人生出怜爱之心吧?她成功了,一个幼儿园教育的女生,成了教德语的大学教师,又转变为叱咤上海的银行家,她终于尊重她,却离她越来越远。他一生喜欢的,都不过是有文才却虚荣任性的妖娆女子。她现实,不活泼,又不自我,便不可爱。他死后,因为他的遗物,他爱的女人们闹得不可开交,撕开世人以为高贵纯洁的面纱,露出虚伪甚至自私的弱点,一个个处心积虑,远甚于她的精明。他的在天之灵看见,是否明白,那些文采飞扬的女子,令人敬佩的,不过是她们的才华,而不是她们的人品。只有她,远离是非,努力地工作,挣钱养家,养着他的儿子,他的父亲,还有他的后妻。她并无责任,却勇于承担。她替他做着本应他做的事情,他看见,是否会汗颜?

《小脚与西服》,因为依据的是张幼仪口述,多少会有些主观的成分。抛开林徽因如何、陆小曼如何,不去评价,我们看到的是张幼仪,仍然是一个教养良好、自强自立却又谦逊的女性形象。

张幼仪另一个令人敬重的地方是注重对孩子的教育。看到多年后阿欢评价他的父亲“他也是命苦”,回复母亲改嫁的信情真意切:“综母生平,殊少欢愉,母职已尽,母心宜慰,谁慰母氏?谁伴母氏?母如得人,儿请父事。”这样的体贴与理解,反映出的良好教养当然与他母亲的言传身教有关。我们常说“看人看其子”,若不是张幼仪的严谨教育,阿欢身上怎会一点看不到徐志摩不管不顾的行事?教子如此,晚年得靠。多少年轻人看到这里才知晓,平凡原来是福。

时代不同,对于女人的要求和评价标准也不一样。但在我看来,无论时代怎样变,一个优秀女人的品质还是基本相同的,比如善良,比如自足,比如宽容,比如上进。张幼仪这一生,就是女人尤其是新女性的榜样,温婉而自立,传统而大气。而这,也是我们这些尘世间平凡女子,想要成长的样子。

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,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,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。

喜欢一本书,或者喜欢许多本书,只要发自内心,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,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,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篇幅无需太长,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。

投稿邮箱:qlbook@163.com